

济阳故事

战河涯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结束。以蒋家王朝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妄想侵吞抗战胜利果实,置全国人民强烈反对而不顾,悍然挑起了内战,三年解放战争从此拉开了帷幕。曲堤街道安家村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打击国民党反动派。

一九四七年,安家村解放,但黄河以南的章丘、历城一带还属国统区,尚未解放,盘踞在那里的国民党军王耀武部三十六师一〇六、一〇七团,经常窜过黄河,来解放区骚扰。为捍卫胜利果实,根据上级指示,以安家村为主成立了民兵联防大队,联防大队涉及张辛、龙王庙、铁匠、水平王、李韶台、小刘家各村,安志九任联防大队指导员,张辛村的张连孝任联防大队长,李慎德、安光太等分别任连长、排长。

联防大队自一九四七年秋到一九四八年春,组织各村民兵在黄河滩地驻扎,与对岸的一〇六团及反动地方武装隔河对峙,解放军的主力部队则驻扎在商河一带待命,时刻为解放省会济南准备着。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迷惑河对岸之敌,联防大队启用部队番号称“济东部队”,意为济阳以东的部队,县大队则称“快速纵队”,旨在哪里出现敌情,便可快速接应。安家的联防队员驻扎在铁匠村正南,自大堤以下,挖掘一条深宽各一米多的纵向交通沟至黄河边。与之相连的是横向交通沟,深宽各一米多,人在交通沟里站岗巡逻,对岸的敌人见不到人,不知虚实,也不敢轻举妄动。

到了冬天,大雪过后,河水冻成冰。为防止敌人踏冰过来偷袭,联防队员们便日夜不停地在交通沟内站岗巡逻。深冬极冷,队员们那时没大衣,只好披着被子日夜守候。有的手脚都冻僵了,肿的老粗,但谁也不叫一声苦,喊一声累。因为是冬天,河水不大,河床不宽,交通沟又挖在河边上(现在的生产堤就是当年的交通沟所在),两岸距离不远,彼此高声叫喊都能听得清楚。对岸敌人了解到李慎德是带队的领导后,便整天叫着李慎德的小名骂。一次夜间,李慎德被骂的

怒火冲天,便放开喉咙大叫:“有种的你就过来试试,光骂算什么英雄好汉,你只要过来,我一枪崩了你。”对岸敌人一听便应道:“过去就过去,看你能把我怎么样。”敌人便吐着胆



民兵联防大队与反动武装隔河对峙

子,踏着冰,试探着向前走了几步。李慎德借着雪的反光,见有一个人影出来了,使用步枪瞄准后,一勾扳机,只听那人哎哟一声,便连滚带爬地逃了回去。据说那次李慎德果真击中了敌人,从那以后,对岸的人再也不敢指名道姓地骂李慎德了。对岸敌人始终摸不清联防队的虚实,一直僵持着。

这样,联防队坚持到了春节。黄河解了冻,而济南之敌为固守济南,全部收缩到济南周围,一〇六团也撤走了。一九四八年九月,济南战役打响,数日,人民解放军攻克济南,南岸国民党部队全线溃散,曲堤沿黄一带的联防队相继撤离,接受了新的任务。那时联防队全部驻扎在河边上,所以称之为“战河涯”。现在“战河涯”的联防队员还有不少人健在,提起当年之事,还都记忆犹新,为自己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做出的贡献感到自豪和骄傲。

(来源:《松月沧桑》《济水之阳·黄河故事》)

袁世凯派兵乘船沿黄河来袭 义和团刀劈清军管带查荣绥

1900年京、津失陷后,义和团幸存势力向南发展。9月,惠民县义和团大师兄孙允荣与济阳县孙九龙、陈云岭等召集济阳、惠民、商河、齐东、章丘、邹平等县的团民近千入,聚集在位于济阳县城东北25公里处三教村以东玉皇庙内,练兵习武。孙允荣被推选为大元帅,孙九龙为二元帅兼大先锋官。为惩治洋教恶霸,筹措粮饷,9月21日,左路副元帅陈云岭率百余团民,没收了官道陈村教徒陈玉恒的财产,赶走了外国传教士。相继又对周围范家、安家、鲁寨、辛店等村教徒、富户的粮食财物进行了没收。陈玉恒的两个儿子陈云楼、陈云阁连夜跑到济阳县衙,状告义和团。如县沈逢龙立即向省巡抚袁世凯告急。

为迎合内外反对势力,袁世凯派新军管带查荣绥率领军、步兵150多名,荷枪实弹,赶往玉皇庙“讨伐贼剿”。9月23日,查荣绥率兵从济南乘船顺黄河直奔济阳。下午2时到达,当晚住宿县城。县衙里有位名叫张兆端的皂班差役,为义和团团民。这天晚上他正负



义和团聚集(刘振忠绘)

责看守城东门,得知官兵要去“进剿”玉皇庙义和团,便不顾生命危险,连夜向袁世凯和团首领孙允荣密报。孙允荣立即与孙九龙等商定丁伏官兵的对策。

24日凌晨,查荣绥率领军从县城乘船沿黄河顺流而下,先后分两批从近靠黄河岸的龙王庙村和张辛村下船上岸,企图悄悄进抵玉皇庙,袭击消灭义和团。不料义和团早有防备。上午7时,官兵分三路包抄到距离玉皇庙百余米的地方,尚无动静,查荣绥命令放枪三排,却仍不见义和团的踪影。

骑在马上指挥的查荣绥正惊诧犹豫,忽然响起义和团的冲锋信号,三路团民手持大刀长矛,高喊“刀枪不入”,从不同方向冲杀而出。顿时人流如潮,杀声震天,立时有十几名官兵被刺杀而死。清军没想到会出现这种阵势,刚开战就乱了阵脚。惊慌中的查荣绥策马逃奔,孙允荣见状快刀直追。查荣绥逃到距离玉皇庙三里外的霍傅村旁,在一片豆地里,被豆秧绊住了马腿,一时进退两难。快步追赶到孙允荣趁机上前一刀砍断马腿,查荣绥从马上摔下来,孙允荣顺势施展武功,连砍数刀,使这位清军管带还未来得及施展指挥本领,便当场毙命。过去受尽官府剥削压迫、贫苦农民出身的王生才、魏聚子、赵四仔三个团民一拥而上,朝查荣绥的脑袋加砍数刀,查荣绥脑浆四溢,头颅又被砍下。众官兵见主帅未战先被杀,便四处逃命,溃不成军。义和团乘胜追击,又杀死清军三四十人。残兵败将逃回济南。

玉皇庙义和团之战的胜利,当地老百姓很受鼓舞,奔走相告。当时有人编成歌谣在鲁北民间流传开来,“光绪二十六年半,济阳出了大刀片。红灯照,义和团,杀洋鬼子不费钱。惊天动地巡抚,派来送命官,天设绊马索,管带一命完”。同时,玉皇庙义和团大败清军,刀劈管带查荣绥,对清政府统治带来极大震动。济阳知县沈逢龙吓得魂飞魄散,先下令紧闭县城门,再向袁世凯告急。袁世凯听后大怒,派重兵再行镇压,孙允荣、孙九龙等团民首领被捕,在济南惨遭杀害。

(来源:《千年圣迹》《济水之阳·黄河故事》)

第六章 任途坎坷露曙光 命运多舛受猜忌

杨坚在右小宗伯的职位上一干就是八年。担任小宗伯就是负责皇帝的宿卫,工作虽然枯燥、无聊,却是升迁的捷径,和他一起进宫的同事,有好几个已平步青云,成了封疆大吏,而杨坚却还是在原地踏步,这让他非常苦闷,但在没有被宇文护害死。他不是宇文护的人,这个结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他知道,他之所以没被害死,是他这些年韬光养晦、低调行事的结果,是他强大的家庭背景,还有侯伏侯寿将军等好朋友全力帮助的结果。他知道只要宇文护还活着,他继续掌权,他就不会有好的前程和未来。但他也相信,总有一天有放晴的时候。

外戚刺史

宇文护的谋士对他建议道:“普六茹忠是三代元老,故吏满朝,为国家立过不少功勋,属于武川镇故人,说到底是我们关陇方面的人,公若要巩固政权还得依靠这部分人。大人应该搞好与他的关系。”宇文护似乎转过弯了。于是做了八年的小宗伯杨坚被任命为随州刺史,进位为大将军。杨坚终于摆脱了京城令人窒息的环境,得以呼吸外面自由的空气,自己在仕途上也向前迈了一大步。杨坚虽是沉稳老练内心也可说是心花怒放。他跨躇满志地来到随州。随州地处四溟之中的二淦长江和淮河的交汇地带。南部是山峦起伏的大洪山,北部是高昂的桐柏山,中间地带河流密布,地势平缓,是中原之枢,江汉之塞。常年草木葱茏,修竹茂林遍地,河汉沟渠纵横。太白修炼和神农出生

都在此,可谓鱼米之乡,人杰地灵之地。随州属襄州府管辖,按照惯例,杨坚应先向襄州总管府报到,拜谒襄州总管。当时的襄州总管是宇文直。这宇文直家世显赫,他是周武帝的亲弟弟,又是天官大宰宇文护的亲侄。由于背景硬挺,使得他眼高于顶,目空一切,一般人不敢不了他的法眼。从长安到随州正好路过襄州,杨坚便去拜访了宇文直。杨坚递上名刺,宇文直硬是让他等了一个时辰。杨坚拜见他时,他连屁股都不抬一下,只是敷衍回了几句,叮嘱杨坚要好好效忠朝廷,体恤百姓,然后就是端茶送客。把身为大将军、大兴郡公、随州刺史的杨坚气得七窍生烟,奔波了上千里路来拜见连口水都没喝上。出了门,随从李圆通就开腔骂骂咧咧,杨坚也不理他,只想快点离开此地。

来到随州,杨坚马上开始工作。只有好好工作,对得起朝廷和百姓才是正经。他开始找衙门的人谈心,了解情况,制定制度,整肃纪律,查看账簿掌握财政状况和百姓的收入情况。然后,骑上马带上李圆通等几个随从到郡、县、乡野调查。通过走访,了解到制约当地百姓生活的问题主要是:水患,特别是每到夏季山洪暴发,冲毁房舍、农田,有些年份庄稼颗粒无收;匪患,特别是南北山区,百姓经常受到狼、熊、豹等野兽的侵袭,每年都发生不少野兽伤人事件;赋税繁重,连年战乱,加上各级官吏层层盘剥,百姓民不聊生。杨坚决心为随州的百姓做点实实在在的实事,改变这种状况。

喜与虎兕



义和团英勇反击清军(刘振忠绘)

按照惯例,过了几天,宇文直派泌阳侯、骠骑将军、总管长史庞晃来随州回访刺史杨坚。可到随州后才知杨坚去乡下调查了,就一路询问打听,终于在桐柏山脚下赶上了杨坚。杨坚一见庞晃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庞晃被杨坚的相貌深深震撼,也深知杨坚的家世背景非同一般,于是深自结交。杨坚初来乍到,庞晃又是代表着总官府,性格爽快热情,杨坚也倾心结交。

杨坚让李圆通安排在张老汉的家为庞晃洗尘,以尽地主之谊。李圆通倒是办事利落,从农户手中买了鸡、鸭、鹅,从猎户手中买了野兔、野猪肉,杨坚、庞晃及张老汉一家就着皎洁的月光,畅饮起来。庞晃便向杨坚介绍了襄州及随州的官场状况、经济情况、风土人情,介绍的详实具体,有条不紊,杨坚听得入耳入心,杨坚觉得庞晃是一个豪爽正直又有思想的汉子,被深深折服。不觉已月上西斜,酒已大酣,张老汉安排客人休息,庞晃执意要和杨坚做同榻之谈,张老汉只好把他俩安排在一块,两人谈了一夜直到日上三竿。

几个月的时间,杨坚走遍了随州的山山水水,

1936年8月,蒋介石接到阎锡山的报告说:共产党军大部分已过黄河到山西地区,陕北的红军只有少数,希望陕北军队乘机进攻,可以消灭红军。蒋介石即电张学良:速令陕北和陇东的军队向陕北红军进攻。但西北总部所得到的情报则是红军只有一部分过黄河,主力仍在陕北。便据以向蒋介石复电。但蒋介石仍相信阎锡山的报告,疑惑张学良是畏缩不前。张学良与参谋长晏道刚商议,要参谋长晏道刚到南京去当面向蒋介石报告。

参谋长晏道刚到南京后去见蒋介石,一踏进蒋介石的客厅后,适蒋廷黻在座。蒋介石到客厅后,参谋长晏道刚即提出陕北军情报告,蒋立即阻止说:“今天是请蒋廷黻先生讲白皮书的意义,你且缓讲。”等蒋廷黻讲完后,蒋介石又接着与胡宗南谈话很久,随即送客。参谋长晏道刚只得站在客厅门前和他面谈,当然不能毕其所欲言。蒋介石仍坚持阎锡山的报告,主张从速向陕北进攻。参谋长晏道刚又第二次见蒋介石,均不能消除他的成见,即不得要领而回。

1936年10月,蒋介石电令“西北总部”,限期向陕北进攻。他并直接电令胡宗南出一个军约三万人编成一个纵队,由陇东向东北方向推进,包围红军的右翼;东北军王以哲部编成一个纵队,在胡宗南部军队右翼,与之齐头并进;其他部队则在原阵地一齐向北推进。“西北总部”只好据以转令前线各部。

这时张学良抑郁不安。前线各部则按兵不动。王以哲部无线电叫呼不应,命令无法下达,惟胡宗南部按蒋介石的命令向东北方向开进。他既不向“西北总部”报告,又不与邻军联系,孤军深入,蒋介石闻讯后大为震怒,严电斥张学良,追究责任,限期电复,意在惩办王以哲。张学良上下为难惶恐不安,数日不至“总部”。参谋长见势立即向张学良处商议,张学良说:“我遭受国家大仇,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百姓,对不起部下,处此环境,有何面目?”参谋长晏道刚竭力安慰,张学良向蒋介石当面解释,电报恐不能说明详情,解决问题,张学良说:只能这样了。

10月29日,蒋介石以避寒为名到达洛阳。张学良即乘飞机飞往洛阳,蒋介石见到张学良后大为震怒,使张学良不能尽其所言,更无法进行解释。原来,蒋介石对胡宗南的军队爱憎备至,今见胡宗南的军队损失两个团,乃归咎于王以哲不听命令,对王以哲痛恨至极,并怪张学良无能。张学良一提抗日,即遭痛骂。

张学良在洛阳军校住了一个星期,有一日,蒋介石在军校纪念周会上讲话,张学良站在台下军官中听讲。蒋介石在台大骂主张抗日的人,说什么“共产党不要祖国,不要祖宗,则你们也不要祖国不要祖宗吗?共产党是要亡中国的,这种敌人不打,还要什么抗日?当面对人打,偏要打远处的敌人,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张学良站在前面,在场的人都向张学良偷望,张学良神气自若。张学良右后边站的是陇海铁路局局长钱宗泽,他恐怕张学良不好受,会后即邀张学良到洛阳街上去去古逛古。到会的有人说:“蒋介石这一番话,实在使张学良过于难受。”参谋长晏道刚在西安听说这种情形,向蒋介石去一电报,即所谓“有亥”电,电文大意如下:

“东北军自去冬陝北直罗镇之后,一〇九、一一〇师遭受重大损失,中央不予补充,还要取消一一〇师的番号,因而对中央颇有怨望。他们对剿共心怀疑惧。认为剿共不是他们的前途。东北地方日寇侵占后,一些军官家属逃到关内,流离失所,生活极感困苦,对日寇敌忾同仇,是东北军官兵的普遍心理。中前官兵已有许多与共产党联系。张学良副总司令心中痛苦,指挥确有困难,万望对于张学良副总司令不要督责过严,使他难于忍受。张学良副总司令曾经请求开赴绥远前线抗日,此时可否考虑将来此军开赴绥远察哈尔一带,担任抗日战线作战。”

这一电文发出后,据钱大钧告诉参谋长晏道刚说:蒋介石接到电报后,曾有较长时间的考虑,然终未转变他的顽固态度。

11月29日,张学良由洛阳打一长途电话来,叫参谋长晏道刚召集东北军旅以上的军官于12月2日以前到西安听蒋介石委员长训话。蒋介石于12月4日由洛阳专车到临潼。杨虎城、邵力子和参谋长晏道刚三人由西安到临潼去迎接。参谋长晏道刚在蒋介石未到以前对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先生说:“希望我们一致要求蒋介石委员长对张学良副总司令不要督责过严,使之难受。”邵力子主席亦同意。

12月4日下午四时许,蒋介石的专车到达临潼,杨虎城、邵力子和参谋长晏道刚三人在月台上见张学良车刚停时便从蒋介石的车厢下,一面耳赤,一面面对杨虎城、邵力子和参谋长晏道刚三人说:“我正被蒋委员长骂得不得了,你们快上去,我在钱慕尹(钱大钧)车厢里等你们。”杨虎城、邵力子和参谋长晏道刚上车与蒋委员长略谈几句便下车,这时,参谋长晏道刚即到钱大钧的车厢里去约张学良同行。参谋长晏道刚向钱大钧:“蒋委员长到西安邀集一些将领来,他是一个什么做法?”钱大钧回答说:“大概是对各将领打气,并作‘进剿’布置吧!”

此一行人同到华清池后,参谋长晏道刚到蒋介石的住室,对蒋介石婉言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困苦情形,前线官兵不愿“剿共”的思想。张学良处境困难,内心痛苦,请勿对张学良督责过严,使他不能忍受。并又一次建议,最好将东北军调赴绥远一带,他们对抗日是有决心的云云。晏道刚这一番话并不能动蒋

暗夜惊昙

——告诉您一个不一样的大隋王朝

◎杜吉民

形成了治理邺州的方案。他对长史和其他属僚说:“我杨坚要用三年的时间治理好随州,让随州百姓食有米,寒有衣。各位同仁要和我齐心协力,同甘共苦,到时我决不会亏待大家,否则别怪我翻脸无情!”

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却接到诏书,朝廷要征召他人京。没什么原因,事先也没什么征兆。这个诏令如一盆冷水把杨坚浇了个透心凉。

朝廷诏令下天于。杨坚把工作交接完毕,收拾停当,踏上了回京的路。到了襄州,杨坚先向总管辞行,从总管府出来天色已晚,就住进了驿站。刚住进驿站,准备就餐,随从进来禀告说有老朋友要求晋见。杨坚心想我在襄邑没什么朋友啊,刚想到这儿,门外一个人已闯了进来,一看,原来是总管长史、骠骑将军庞晃,两人相见都非常高兴。

“将军,您怎么会到这里?”“您去总管府辞行,正逢总管派我到下边州里办事,回来才知道您要回京。我看天色已晚,估计您不会走远,就过来看看,给您送行。”“有什么不放心的,您这么火急火燎的跑来,你看这身汗!”“我知道您平时不太理会俗务,给您弄了些土

介石之听,蒋介石厉声答复晏道刚:“依你的说法,然则‘共匪’不剿了吗?此刻把东北军调到绥远,再调哪个军队来塔防呢?国家养了许多军队不能替国家‘剿匪’,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处?你为何不说服张学良,反替他说话呢?”参谋长晏道刚说:“这不是帮他说话,而是报告真实情况,以求适当的措置。”蒋介石仍然顽固地要“剿共”,对于参谋长晏道刚的建议毫不加以考虑。蒋介石到达临潼后,分别召见了东北军的高级将领,所问的皆是:“你父母在否?兄弟和儿女几人?你现在看些什么书?有什么心得?家中生活怎样?”并说些鼓励“剿共”之类的话。他何曾知道这些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的话却毫不感兴趣。

张学良和杨虎城召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官,在西安请蒋介石训话。张学良和杨虎城已先商定,所召集的人中,不能有过于激动的人,或者社会关系复杂的人,要求到时发言的人不准对“委员长”有何不敬的地方,因此会场上说话的人并不多,想说话的人也不敢说了。

蒋介石在他的训话中说:“我们眼前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人离我们很远,我们讨伐要先后远近,如果远近不分,或者是先远后近,那便是先后倒置,一定失败,便不是革命。无论如何,我们此时必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予处置。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就是到陕北剿匪,中央军作你们的援军,一条是调往闽、皖地方,听中央调遣,你们不要自误。”

蒋介石的训话,言下之意就是:你们再要联共抗日,不听命令,“中央”便要处置你们了。也就是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要求。而张学良、杨虎城二人于无可奈何中仍一再地向蒋介石进行哭谏,痛哭流涕地哀求其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蒋介石毫无所动,反而大声呵斥道:“你们拿手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变我的剿共政策!”张学良哭道:“委员长真的不能听我们的忠告吗?”蒋介石毫理不理,拔脚便走。

12月9日,西安的学生集体游行请愿,要求抗日。学生们先到“西北总部”。门卫告诉参谋长晏道刚,晏道刚即以电话和张学良副总司令商议,张学良回答说:“你不必管,我来对他们说。”游行队伍仍由“总部”沿西安向临潼道路前进。张学良单人匹马赶到十里铺,向学生们说:“你们不要去找蒋委员长,我是副总司令,可以代表蒋委员长考虑你们的要求。你们有什么都可以向我说,我会替你们传达。”学生们听了这一番话也就回来了。张学良这样的做法,总算是对付得起蒋介石了;然而蒋介石却偏偏不是这么想,他疑心这是张学良、杨虎城二人为了贯彻他们的主张而搞的一套穿插,张学良向蒋介石报告学生游行请愿情况时,他反而责骂了张学良说:“你毫不懂得拥护领袖的方法!领袖是你们父母,有人侮辱你们的父母,就应该奋起和他拼命,你何以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说话呢?”他这一番话,使张学良苦笑不得,最后,张学良仍然叫黎天才等去向蒋介石恳切要求,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结果又遭到蒋介石的一顿痛骂,并怀疑是黎天才等接近共产党。

到12月11日,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谏诤”可说是技穷力竭了。而蒋介石这时已召集了“中央”各高级将领积极布置大举“剿共”的一切措施。调兵遣将,急如星火。

张学良见此情形已无扭转之可能,内心至为痛苦,乃于11日决心用“兵谏”的方法,孤注一掷,于是急作“兵谏”的部署。

12月12日早晨二时许,西安城内忽有枪声,时疏时密。参谋长晏道刚住在西安城内通济南路,以电话询问办公厅第二科科长江雄风,江雄风说不知情况,约半小时江雄风来电话告诉参谋长晏道刚说:“杨虎城的队伍有一部兵变,正在抢银行。”这时枪声愈加紧急。晏道刚即以电话找张学良,张学良公馆答云,张学良不在家。参谋长晏道刚怀疑杨虎城部兵变,张学良或避开了。通过电话又问临潼,接线人说线路不通。晏道刚即以电话找杨虎城,却是张学良声音接电话。张学良对晏道刚说:“我是张学良,外面发生枪响,我不明原因,我也不自由,委员长在此地,你不要动,也不要管。”再问,则电话挂断了。张学良这番话乃是散布疑阵,好像是杨虎城部兵变,他与蒋介石均被杨虎城所俘虏,他也不自由由。但参谋长晏道刚仔细思虑,张学良既不自由,何以能代杨虎城接电话呢?判断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人同谋反对蒋介石,大难将作。

参谋长晏道刚的住宅处驻有东北军一排担任警卫,这排兵尚不知情,正在布置警戒,保护住宅周围。晏道刚的参谋们和秘书人员再三劝晏道刚暂避他处,以免危险。但晏道刚亟欲面见张学良,以谋善后之解决。到了上午七时许,张学良派一副官,并带一卫兵乘汽车到达晏道刚的门前,传达张学良意志,接晏道刚到张学良的公馆。到了张学良公馆,见到缪澂流师长,缪出示油印纸一张,上面写明“兵谏”八项主张。

缪澂流师长对参谋长晏道刚说:“中央”对东北军太不公平。你看胡宗南军队是双人双袖,我们则是粮饷不够,兵也不补,到处流浪,还要我们打内战。蒋委员长看着张学良副总司令便骂。我们今天是“兵谏”,要委员长联共抗日。参谋长晏道刚回答说:“你们的处境我很同情,你们这八项主张我也赞成,但我觉得这样做还欠研究,如果因此引起国家大乱,自相残杀。对消灭抗战力量,岂不是让侵略者坐收渔人之利吗?”缪澂流师长说:“依您怎么办?”参谋长晏道刚回答说:“我见了张学良副总司令再说。”缪澂流即派车送参谋长晏道刚到西京招待所。(待续)

作者系区退休老干部

特产和路上的东西,回京也用得着的。”

说着,叫人赶来了一辆马车,吩咐马夫道:

“你就跟着大将军回京。”

“哎呀,太感谢虎将军了,光顾说话了,快进屋坐。”

吩咐驿丞另置酒席,边喝边聊,从随州聊到朝廷,从国家聊到个人。

“回京后,大将军恐怕要升官了!”

听到这儿,杨坚有些伤心:

“前程未卜啊,只能听天由命了,看大家宰的安排吧。”

“杨公您相貌非常,非常人也,小弟对图谶之事略知一二,从我看到您的第一眼起,我就看出您是大富大贵之相,我活了几十年,也可以说阅人无数,还没见过如此贵相。有些人现在看起来风光无限,但从面相上看,没有根基,没有后劲,像极了强弩之末。只是您登大宝时不要忘了小弟啊。”杨坚连忙要捂虎的嘴,笑道:

“不要说这种话,要防隔墙有耳!”

话音刚落,院里的一只雄鸡引吭鸣叫,杨坚让虎晃射这只公鸡,笑着道:

“射中我有赏,到了富贵的日子,你持箭见我以做验证。”

于是,虎晃搭弓箭,一发而中,杨坚抚掌大笑,道:

“这真乃天意,庞公能感应天理,微醺还能射中雄鸡,真是好兆头!”

说着亲自斟满酒杯,与虎晃一饮而尽。喝完,把两个漂亮的婢女送给虎晃。两人甚是高兴,相拥而立。

(待续九)